

雪菴清史

清福

○○生聖朝

予嘗按古地圖及次傳記所載三代以還聖跡
幾何自秦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
革之跡不可勝數迨元以腥羶汚我中夏穢德

古閩

天湖樂

純思白父著

陟瞻余應札猶龍父訂

彰聞天命不假。肆我聖祖。應運而興。天戈所向。乾清坤寧。藁爾犬羊。拔角脫距。東暨蟠木。西抵崆峒。朔交南北。來享來同。炎海冰天。孰非什五。被髮椎顛。盡為編戶。列聖相承。齒繁俗易。四郊之間。不識兵壘。民生其際。所習者小吏治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鬪雞走馬。蹴鞠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候。王所伏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柘。人烟市廛之相。

壓于其境。草莽之臣。追仰古先聖明。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勤欣慕。而况身被其澤。目覩其盛。使得飽讀詩書。左唐右漢。如取如携也。何以頌之。臣拜稽首。天子令名。基之構之。乃登太平。臣拜稽首。天子萬齡。不解于德。萬國來庭。

○大有年

歲將凶。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見者也。故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蕪。歲欲苦。苦草先生謂蕪。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藜。歲欲雨。雨草先生謂藕。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歲欲流。流草先生謂蓬。師曠之占也。以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蓋五木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又種萬不失一。由此而觀。有年自難。况大有年則大有年之為福也。誠不可量。余嘗行田

間見秫稻已秀。翠色染人。因憶耕者胼胝闢草萊。且溉且糞。不餘穡力。積勞至膏沃。旅亞痔錢。罇翹首望納稼期。不啻欲握苗起。農之勤苦至此。使得大有年。庶不負胼胝也。吾輩坐享其食。而不思為無負計。豈不為天地罪人。如何可無負。曰吾輩亦自大有年。舌耕筆織。不特農人也。○○○尊生

天下莫尊于生。是生原自尊。不待人。有以尊之。

而後尊也。待人。有以尊之。而後尊。則生始失其尊矣。生失其尊。而世始紛。以尊生為事矣。於是愚者執而徇之。曰。是生也。尊之。則得。弗尊。則失。稿形極慮。尊之。上事也。富貴安佚。生之。之後也。不遺餘力。以尊此生。而生尊矣。智者聞而笑之。曰。是適足苦生也。奚尊之。有節嗜欲。則生尊。謹視聽。則生尊。時勞佚。則生尊。噫。此養生也。徇者失矣。養者亦未為得也。夫養生起于貪。生人

生。幾何。終歸于盡。貪亦死。不貪亦死。但貪則養。養則可緩。斯須耳。故賢者聞而笑之。曰。生尊之。云爾。養之。云乎。尊則無天。雖天不感尊。則無壽。雖壽不欣。是天壽不貳者也。然此猶見生在天。壽之中。不見生。起天壽之外。道家又聞而笑之。曰。是愚。足以語尊生。善尊生者。外其身。而身存。外其身者。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斯能實有其身。夫生無內外。以外其身為尊生。則分內外。

見矣。釋氏又聞而咲之曰。嗚乎。是皆以生尊生者也。安知天下之生。原自無乎。凡物屬之有形者。有生。死。有。生。死。即。有。榮。辱。有。榮。辱。斯。可。得。而尊。卑。吾。知。天。下。雖。有。萬。生。終。不。能。生。此。原。無。生。不。能。生。此。原。無。之。生。則。生。何。甚。尊。也。天。下。雖。有。萬。死。終。不。能。死。此。原。無。生。不。能。死。此。原。無。之。生。則。生。益。見。其。尊。矣。尊。生。者。夫。亦。尊。此。原。無。之。生。天。湖。子。又。聞。而。咲。之。曰。何。紛。也。生。原。自。尊。也。

之者。亦。于。其。原。自。尊。者。尊。之。不。許。有。一。毫。作。為。于。其。間。若。有。一。毫。作。為。于。其。間。便。非。原。自。尊。之。生。矣。即。如。釋。言。無。生。勿。論。愚。者。不。信。即。賢。智。者。亦。必。不。以。為。然。也。以。明。上。有。個。生。釋。氏。必。欲。空。之。形。骸。外。是。以。虛。空。一。生。以。虛。空。不。壞。為。尊。生。其。言。生。者。大。矣。其。言。尊。生。者。至。矣。此。唯。佛。祖。能。知。此。生。為。可。尊。即。其。徒。亦。將。覓。此。生。何。在。而。不。知。尊。也。人。人。有。生。必。如。佛。祖。之。知。方。能。尊。則。又。

何貴此原無生也。反不如居易以俟命者為尊。生行險以僥倖者非尊。生流芳百世者為尊。生遺臭萬年者非尊。生乃為人。上易悟。入上易曉。人上易尊矣。何紛上也。

○○○聞道

諸先大儒以釋氏說空。道家說無。既無着落。而堯曰執中。孔曰一貫。又無處尋。恐人下手不得。故種上標宗旨。曰敬曰靜曰良知曰止脩。把

一個道分出許多法門。若人從敬道便得敬法門。而聞敬道。若從靜道便得靜法門。而聞靜道。若從良知便得良知法門。而聞良知。若從止脩便得止脩法門。而聞止脩。夫敬靜知止皆道的。本体即堯之中。孔之一。亦皆于本体中畫出一個影樣。今又從影樣裏去畫影樣。則後來道學諸公亦必自立一宗旨。蓋敬既可為宗旨。彼仁義禮智信何者不可為宗旨。靜既是道。動又何

嘗不是道。良知既是道。彼不識。不知。何嘗不是道。止脩既是道。彼誠意正心。又何嘗不可以標宗。何嘗不不以立肯。若曰道實不外一敬。然道何嘗外靜與良知止脩也。標敬為目。則敬即是道。標靜為目。則靜即是道。標知止為目。則知止即是道。宋采論禪云。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諸先大儒皆是于一車中各取一

件來弄。各能降魔。各能得力。至于寸鐵殺人。在昔堯舜得其實。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又孔子得其全。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釋氏得其玄。老子得其妙。故曰空。曰無。此皆能寸鐵殺人者。後人種上分別種。上好聽信。如湯先生嘉賓所謂三教分明。一個漆桶。是誰打破。捏道是佛。是老是孔。一至病偏枯。兼三病癰腫。東家曳驢。西家糞冢。總不如一筆抹殺。終朝

關茸也。須還我自堂上。不嚮他邊收骨董。噫道
既如此。聞得是聞不得。是此時大地山河已屬
微塵。而况塵中之塵。血肉身軀。且歸泡影。而况
影外之影。一了百了。一徹盡徹。無聞無不聞。無
靜無不靜。無敬無不敬。無知無不知。無止無不
止。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
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

堂曰。吾無隱乎爾。故纔就。便思舍。幾方是無
事道人。若騎驢。又復覓驢。終為不了。禪師悟得
去。五湖烟月。皆入寸衷。千古英雄。盡歸掌握。何
必敬靜。知止紛上。分別雖說得。好聽終不若脚
下承當。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蓋聞得便去。行
行得便是道。行不得便不是道。去行便是道。不
去行便不是道。道無不在。行之即是。又何必標
宗立旨。乃為道學家乎。余在武夷。嘗以此意質

見羅先生。先生惟大咲而已矣。

○○○課兒

兒子之賢不肖。係諸人。兒子之富貴貧賤。係諸天。係諸人者。人不以為憂。係諸天者。人反以為憂。何也。彼蓋于天人分上未明也。惟于天人分上未明。故恐畏兒子之貧賤。不吝作馬牛。以求富貴之。是明以富貴為人力可致。而賢不肖則諉之于天。顛倒妄悖。大惑不解。有人于此。日憂

其兒高堂之不安。芻豢之不適。至于課勞苦。課事業。并不注念。則曰天也。又有入于此。則使其兒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于數千里之外。必課之以勞苦。必課之以事業。凡古英傑所能為者。則曰此皆丈夫所當為者也。率也。此一入者。不辨荜麥。頑嚚無知。不問而知其為不課。諉天者之子也。彼一入者。克振家聲。為世名儒。不問而知其為日課。盡入者之子也。當諉之天。而

不諉之天。當盡之入而不盡之人。毋怪忤逆橫
生。愚痴滿世。余謂苟其能盡。夫在入自可邀之。
于在天。曾見世有課兒能克振家聲為世名儒
者。猶憂其不富貴乎。曾見世有日憂其兒不富
貴而置之不課者。不須囂無知不辨。荏麥乎。故
子弟生大富大貴之家。多是不幸。惟富貴則性
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為子而傲。便不孝。為
弟而傲。便不友。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父

兄。必是不屑教誨他的朋友。必是不敢諫諍他的
的。做個天地間極惡大罪人。因父兄不早課。至
此時悔之已晚。况富貴之家。其所為狎友門客
之類。甚多。不肖子弟。勿論。即賢子弟。當此鮮不
習與性成也。可不天哀。然則為父者。尚憂不能
取富貴。以為子孫謀。是不欲子孫之賢也。且子
孫貧賤。亦何患乎。課子者。須使他知貧賤的意
味。古來大聖大賢。何人不從貧賤憂苦中來。惟

貧賤則思自立。思自立則百事皆可為。又何憂。
兒子不富貴。余看世人既不早自課兒。使其兒
日從惡朋佞友游。及陷于不肖。則曰沒處。嗟夫。
彼兒子之不富貴。獨有處乎。唐元微云。今天下
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
晉入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
一味但靠天耳。夫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
家教則慎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可諉。

之天哉。雖然課兒。須擇明師。庸工誤器。以可也。
求庸婦。誤衣。上可別置。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
胚乎。如無明師。寧可自課。慎勿藉口不責善。易。
子而教之。說為教學。先生作地步也。

○○弄孫

先大父三子曰。傳曰傑曰佐。傑余父也。年十四。
與伯傳同補弟子員。昔伯年十七。其明年夫無。
嗣。而先君子及叔佐俱晚子。先大父未及弄孫。

而率先君子生余。又晚子亦未及弄孫而卒。余年未半而已長。孫枝昔陳太丘詣荀朗陵。令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時其孫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其孫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余愧太丘朗陵。又安知孫能長文。文若乃馬援有璘。不墜先業。龔茂有良。永繼美緒。李廣有陵。克紹祖風。如晦有穎。弘恢相業。有是祖。宜有是

孫。有是孫。自不愧。是祖。余非能必一代勝似一代。但喜吾兒之。又有兒。割甘以分。含飴以弄。娛義之。目前開伊山。咲顏恨不令吾祖吾父見之也。雖然得孫不在早晚。貴于能賢。余兒未是謝暎。余孫未必靈運。可免張蒼梧以子戲父之誚。第異日者。蘭芳玉立。但得若顧家敷。張家玄。使其越席提耳。不意象宗復生。此實足矣。

○○○家庭孝友

家庭之間有兩大根本。父子生我。母子鞠我。是為一大根本。即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亦一根本也。何也。雖至關係如妻子。未必兄弟翕樂。且耽妻子和。兄弟翕。而後父母順則。兩大根本。譬之樹。然根本一培。枝葉自盛。未有不培根本而枝葉不凋殘者也。根本何以培。曰孝。曰友。為子而不孝。為弟而不友。則根本傷矣。其斬傷此根本者。却有斧子兩把。一為逞虛名。一為積厚利。世

人。日受兩斧成伐。但有能以名與我。以利歸我者。便以為德。便思報德。至于昊天罔極之德。總付度外。但有友導我以名。誨我以利者。便如手如足。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至于同胞之親。友置勿顧。即此不孝不友。天性泯沒。良心盡死。間有賢者。雖不汨沒。然一涉此途。勢不容已。又被他賺了許多天倫。至樂。勿論逐利遠出。梯山航海。即父子兄弟俱登科第。沉沒仕途。飄泊異境。如

何勾潯承歡膝下。追隨步趨。古之孝子。二白垂堂。不敢以身許人者。正恐遠聘王途。忘却家庭。至樂。雖然。父母一體。人猶知慕。乃兄弟則一體。而分。余觀世人。鮮不猜者。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七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羅景綸云。人倫有五。唯兄弟相處之日最長。若臣遇合。朋友會聚。久速難必。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

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鬢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固無有量。余謂能孝友者。必能為忠臣。為信友。根本既培。自然有許多茂盛的枝葉。天下大名大利。反從此根本出。如何只畱些小名小利。傷成了這個大根本。不思歆報之德。昊天罔極。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乎。若能時時念此。則時時受福。未

聞孝友之家。子孫不昌盛者也。豈待為吾等清福。天必福之矣。

○○骨肉無故

凡事屬之天者不可強屬之人者皆可為也。父母具存兄弟具通此屬之人乎天也。天則不可為。故古來大聖大賢如孔氏不知父墓。孟氏獨有母存皆天也。雖仰不愧俯不忤。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總不能補此終天之憾。每讀夢七者。我

有杖之柱。彼何人哉。念此未嘗不罷卷痛哭也。噫。綠字殘碑。隴頭之血。無日不揮。聲斷影滅。七裏之懷。何時能已。乃愚夫愚婦。得享其全。而不知樂名夫利奴。知有其樂而不能享。甚有聽長舌之妻。得罪我父母。離間我兄弟。做個天地間極惡大罪之人。不思上古聖人尚瀝歷山之泣。吊羽泉之魂。鳴浚井之琴。破東山之斧。當此大故。猶自有處。此吾所謂屬之天者不可強屬之。

入者。皆。可。為。若。屬。之。入。而。不。可。為。則。必。其。生。來。不。孝。不。友。究。其。不。孝。之。故。在。于。見。父。母。有。不。是。處。原。其。不。弟。之。因。在。于。見。兄。弟。為。易。得。的。若。有。人。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識。入。間。最。難。得。者。兄。弟。方。完。全。得。個。骨。肉。無。故。

○○○佳兒佳婦

兒。婦。何。與。人。事。而。必。欲。其。佳。唯。佳。則。雖。貧。可。以。自。立。奚。但。芝。蘭。玉。樹。欲。其。生。于。庭。階。也。然。佳。又。

在。教。王。敬。弘。未。嘗。教。子。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寧。戚。不。聞。被。捶。噫。是。何。言。與。世。不。教。而。佳。者。應。自。有。數。教。而。佳。者。溜。以。皆。是。也。教。則。知。孝。知。弟。兒。子。有。和。順。之。氣。積。于。胸。中。他。日。受。用。寧。有。盡。日。如。是。者。佳。兒。教。則。知。誠。知。朴。兒。子。雖。有。十。分。聰。明。亦。須。帶。五。七。分。古。拙。如。是。者。佳。兒。教。則。知。謙。知。謹。兒。子。若。是。真。正。豪。傑。決。能。若。無。若。虛。舍。已。從。人。如。是。者。佳。兒。黃。魯。

直云。人生。須。輟。生。業。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既。得。佳。士。便。當。尊。敬。父。而。不。倦。始。能。收。得。士。之。報。然。亦。有。不。教。而。佳。者。如。林。下。諸。賢。何。嘗。教。兒。然。其。各。有。佳。兒。也。藉。子。曰。渾。器。量。弘。曠。康。子。曰。紹。清。遠。雅。正。濤。子。曰。蘭。竦。通。高。素。成。子。曰。瞻。虛。夷。有。遠。志。瞻。弟。曰。孚。爽。朗。多。所。遺。秀。子。曰。純。曰。悌。並。令。泚。有。清。流。戎。子。曰。綏。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聞。王。荆。公。

教。元。澤。也。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蒺。藜。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由。此。觀。兒。何。必。不。教。乃。佳。也。若。夫。頭。玉。繞。以。迥。異。凡。品。掌。珠。特。以。遠。邁。庸。流。俾。見。者。不。驚。寧。馨。則。指。英。物。不。訝。龍。駒。則。稱。鳳。雛。不。羨。石。麟。則。嘆。神。驥。是。必。昂。宿。毓。其。秀。長。庚。孕。其。瑞。歲。星。洩。其。精。崧。嶽。降。其。神。然。有。此。佳。兒。自。宜。有。此。佳。婦。佳。婦。者。詎。必。王。夫。人。林。下。風。顧。家。婦。閨。中。秀。哉。即。栢。谷。老。姬。殺。雞。射。客。一。

何哲。晉室淑姬。埋羊示使。一何潔。孟光之舉案。齊眉。少君之提甕。汲井樂羊氏之激夫。斷機佳哉。婦也。是豈在色。如以色列。採桑瘦瘠。劣于容而優于德。閔王何必愛而不褻。醜容許婦。欠于色。而備于行。許生何必敬之不哀。蓋教家之道。惟婦為難化。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詩曰。婦有長舌。為鴟為鴞。自出妻之令不行。閨門之內。無警然不去。惡婦。又何以成身成家。

也。歷觀古之惡妬。如絕賈充之嗣。禿任環之妃。牝雞鳴。敬通之室。獅子吼。季常之家。嗚乎。是惡得為佳婦。裴炎嘗言。人妻有三畏。彼劉伯玉之妬。津王。文穆之畏堂。王導驅車。謝安閉帷。是皆表表男子。亦復如是。真生菩薩耶。九子母耶。鳩盤茶耶。婦而畏夫。斯為佳婦。夫而畏婦。何貴佳兒。人生既得佳兒。復得佳婦。誠古今之盛事。天地所獨私。如二者不可得。兼則寧有佳兒而已。

婦之佳不佳。自有七出之條在。

○ ○ 水清玉潤

有婚姻則有夫婦。有夫婦即有翁婿。皆緣也。緣則月下老檢書。宮中女題葉。水下人傳言。不能逃其緣也。雖有仇敵。莫易于赤繩之繫矣。雖隔仙凡。不計于玉杵之搗矣。乃虞翻與弟書曰。求婦惟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祐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虞公之見。雖卓然不有賢。

父安得賢女。故擇婦。須擇婦之父。未有其父。水清而女。泥濁者。却太傅之求壻也。但取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者。得此玉潤。勝矜持者。奚翅百倍。故竹筍往嫁。賣犬以遣。苟有得于水清。奚嫌門不盈爛。又况其人。皆玉潤也。藍田之玉。種之得白。綉幙之絲。牽之得紅。有鳩之鳳。卜之協吉。竇屏之雀。射之中目。如此快壻。非水清之婦。翁孰能識之。樂廣之得衛玠也。曹公之愛丁掾也。

百中未有一鳥。豈但緣哉。然雖不但緣。總不外為婚姻。不外為夫婦。不外為翁婿。皆在緣之中。雖欲謂冰清玉潤。為不但緣也。不可得矣。

○○○宅心厚

心為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心為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固基植根。惟在于厚。心厚則如春風煦育萬物。遭之而生。心薄即如朔雪陰凝萬物。遭之而死。故仁人心

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成個寬舒。氣人中夫念頭迫。便便祿薄。而澤短。事得個迫。便規。模妙哉。心也。為幾希。為方寸存之。為君子去之。為庶民遠之。為禽獸夫宅心。至如禽獸則薄之極矣。而語又云。猛獸易伏。人心難降。谿壑易填。人心難滿。何也。豈非以古人獸面。人心。今人人面獸心。耶。搃之。獸有人心。人有獸意。判于厚薄之間。人惟厚。則此心常看得完滿。天下自無缺。

陷之世界。此心常放。得寬平。天下自無險。側之
人情。韓魏公自言其平生未嘗見一不好人。故
為相日。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
不令人見。此其宅心何如者。夫心厚則無所不
厚。勢能濟物。則遇故舊之交。意氣愈新。處隱微
之事。心跡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愈隆。勢值貧
窮。遇人痴迷。出一言提醒。遇人急難。出一言解
救。如此便是上福。余見積書積金者。皆無所圖
但留此方寸地。與子孫耕者。福乃無窮。

○○○能忍耐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
事。立大功者。何人不送忍耐。中來若韓淮陰。一
生窮困。方其漂母進食。即少年騰下。亦且忍耐。
得過及佩大將印。一下齊城。便歆自王。一時不
能忍耐。卒基女子之禍。可見能忍耐便得力。便
可為大將。不能忍耐。便不得力。便死女子之手。

是。世。界。頗。不。缺。陷。淮。陰。淮。陰。乃。自。缺。陷。世。界。留。候。初。欲。為。韓。報。仇。不。能。忍。耐。于。一。擊。大。索。幾。得。碎。身。祖。龍。直。至。老。人。納。履。教。以。忍。耐。法。斯。能。功。成。仇。雪。便。自。超。上。可。見。不。能。忍。耐。幾。誤。大。事。一。能。忍。耐。卒。成。自。安。安。劉。之。業。是。留。侯。處。缺。陷。世。界。而。能。補。者。也。善。乎。婁。師。德。之。唾。面。自。乾。真。飽。諳。世。故。一。任。覆。雨。翻。雲。總。慵。開。眼。會。盡。人。情。隨。教。呼。牛。喚。馬。只。是。點。頭。語。云。登。山。耐。豕。路。踏。雪。

耐。危。橋。間。屈。耐。俗。滌。則。忍。耐。之。樂。受。福。寧。有。量。我。蓋。世。界。缺。陷。一。忍。耐。便。能。退。步。甘。清。淡。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張。公。藝。九。世。同。居。六。是。此。忍。耐。得。力。孰。謂。忍。耐。補。不。得。一。半。也。然。忍。耐。之。功。全。由。智。識。無。智。識。而。妄。為。忍。耐。則。是。儒。弱。不。振。之。夫。世。界。益。為。缺。陷。矣。要。知。要。知。

○ ○ 知 節

節者儉之別名。大要是慳耳。而文之美名。目為節儉。天湖子曰。慳何嘗不是美名。執慳于言語。便少禍。慳于理。閤便少。非慳于嗜慾。便少病。慳于飲酒。便少過。慳于交游。便少累。慳于作事。便少勞。慳何嘗不美。而必文以美名曰節儉也。即此節儉美名。使俗人為之。即做出一個教化模樣來。反把此美名壞了。古來賢達。何嘗不慳。又何嘗不美。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

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義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張無垢云。余平生窮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月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鄭身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楸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

見舊時。藝鹽風味甚長久也。林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矧萬事皆然也。則節之為福大矣哉。

○○不貪

古有以不貪為寶者。夫不貪何以為寶。凡人貪

則思天下無一物可少。極力營求。積怨叢禍。不至殺身不止者。若不貪。則天下何物不可少。試舉種上嗜好。此可少乎。不可少乎。有一人焉。始也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咲也。傭工乞人。微俸得十數錢。則買肴市酒。一咲大醉。自以為天下之樂。莫踰于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乞以程錙銖。日疲苦不足。令此兩人

易地而觀。亦未始不啞然自咲也。人之所愛而最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其住于世也。能泣能咲。能挈能擊。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于世也。則又有脩有短。而卒無不腐。為野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夫七尺之軀。且不得自有也。又何必役心于貧而歆種心。嗜好以為己有哉。有賈于京師者。放舟中流。貨積萬斛。江濤洶湧。幾欲

覆之。旁有漁艇。客號泣曰。漁者能生我耶。寧以萬斛易漁者。挽客入小艇。客已驚怖如喪心人。頃臾風弱。萬斛亦倖免。其客大喜。登舟議謝。迺舉一散裘。且吝。且予漁者。咲曰。裘值萬乎。客曰。生而死之。則惜命。死而生之。則惜財。噫嘻。貧者之不知足。若是乎。此特賈者也。乃有讀書客。亦然。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

庶。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剥下。以致之。
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道。以歸于人。夫貪者之心。本欲多積金錢。玩好
以厚遺子孫。使子孫世世勿窮也。孰知反使其
子孫多藏厚。巨哉甚矣。讀書客者。猶不知也。蘇
子有言。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
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嗟夫。身如浮雲。無去無
來。無亾無存。則夫不死與不朽者。又安足云。孰
是可。貪之物。為不可少者。此余所以。三復古言
而慨夫貪者之役也。

○○衣食粗足

富莫富于常知足。人惟不知足。便于衣食外。增
了許多營求。添了許多煩惱。安能脫俗。貴莫貴
于能脫俗。能脫俗則不俗。此非有大見識。大骨
力者不能也。貧莫貧于無見識。無見識則是非
莫曉。賢否不分。不過一黑漆也之人。惟知華其

衣美其食而已。賤莫賤于無骨力。無骨力則待人而行。倚勢乃立。倚門傍戶。不知羞恥。安知衣食粗足者之樂乎。昔一士人貧窮無措。日疲憊。希致禱。一日聞空中有神問曰。汝日勤拜禱。如是意將何求。士人曰。某非敢過望。但求衣食粗足。逍遙終身。其願足矣。天神大咲曰。此乃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吾不吝與耳。夫世人之所願為難得者。莫如富貴。孰知富貴不

惜粗足難求。天神以為上界神仙之樂。余獨信之。何也。人若衣食粗足。則無世事煩惱。又不必勞心營求。但見有達無窮。有壽無夭。况心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知足何事不可為。何憂身無一閑。何俗不可脫。何憂朋不遠來。方且有識見。有骨力。可為萬世永賴。為衣食萬世之人。何論百歲榮華一時得志也。即此便是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

得。

○官私無負。

先大父瓊山公。一丘一壑。綽有餘樂。嘗曰。詩書勤課。子賦稅早輸。官吾無憂矣。又曰。移借不還者。其人必不忠。若先大父者。可謂官私無負矣。余謂無負之本。在于節儉。一知節儉。便可致富。富則好施。奚復有負。况儉乃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淡薄明志。清虛歛神。可

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留有餘于後。可以養福。善哉儉也。公私完足。外則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藉。足以為娛。夜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為安。昔文文山先生。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不為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吏不打門。犬不吠。吠。猿呼。虎嘯。各適其適。先大父蓋庶幾

得古人遺意云。

○嘗得無事

人生孰能無事。但能了得此心。便覺嘗得無事。即千古英雄。鮮能一二。覷破者。蓋人世穿衣吃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為長物。盡為他人。白樂天云。故舊懽娛。僮僕飽。始知官爵為他人。豈惟官爵。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為他人。造業而自已。招報也。故富貴之勝于貧賤者。都是無

要緊事。如食以止饑。衣以禦寒。此誠不可闕。若衣而華食而精。此于身心有何要緊。至于大利害。如生老病死。雖侯王不能令人替得。宜早料理。得清上閑上。不必役上多事。終身為他人忙也。英雄念此。淚自不休。心自灰冷。東坡云。無事閑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老深得無事之福。

○竹窓茶話

昔人云。月圓百片。泚磨文字。五千每于水源。輕
重。辨如溜。澗火候文武。調若丹鼎。自湯社茗。戰
之會。標幟和莒。各立勝場。真如語所云。窮春秋。
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者。耶。嘗讀陶通明。不為
無益之事。何以免有涯之生。又自悲矣。故仲祖
嗜茶。目為水厄。王肅喜茗。詫為漏卮。是惡知幽
人韻士。耗壯心。送日月。奚必登高望遠。即檜雨
松風。一甌春雪。堪寄高齋之賞。豈曰酪奴嗟乎。

世無慕巢。何能賞識。季疵已矣。誰是知音。欲知
花蘂。清冷味。須是眠雲卧石人。可亟呼入竹牕。
作茶話。

○○○得心友

余任真黜詐。以涉世。見世無不可交之人。見人
無不可與之友。故余交亦多矣。而未見有一心
友者。想不獨余未見。有以心友者。即天下亦自
難見也。是以慷慨徘徊。懷情上古。意欲于夢寐

中得之。何也。余任真。天下人未必皆真。間有真者。反以余為假。彼真者未肯即信我為真。必以天假似真。謂天下人未必皆真也。余黜詐。天下人未必不詐。間有不詐者。反以余為詐。是不詐者不敢即信我為非詐。亦以大詐似誠。疑天下人未必皆不詐也。如此則心友何自而得。余嘗得。一多聞者矣。九丘八索靡不窮搜。往古來今錯綜了了。此一種人。益吾孤陋。可曰耳友。又嘗

得。一多識者矣。纖毫曲折。情莫能遁。上下四旁。物罔不徹。此一種人。益吾朗鑑。可曰目友。又嘗得。一能言語矣。談言微中。議論風生。說法講經。石皆點頭。此一種人。最開岐吃。可曰口友。又嘗得。一知香臭者矣。忠告善道。不可則止。廉隅自勵。識義知恥。此一種人。最利廉節。可曰鼻友。又得。一執友。握手論交。中心乾以。知非下石。落井接引。律之心友。終為有間。命曰手友。又得。一自

立之士舉足不忘步趨可則知非懦軟力量可
法方之心友尚或有隔可曰足友是六友者都
則非心心友云何非耳非目非口非鼻非手非
足。渾。以。淪。以。金石一片有耳有目有口有鼻有
手有足相視莫逆奚計其益如此之友。得。何。容。
易。得。既。不。易。將。無。友。乎。我。能。任。真。以。在。即。友。在。
凡。天。下。之。真。者。皆。吾。友。我。能。點。詐。誠。處。即。友。處。
凡。天。下。之。不。詐。者。皆。吾。友。若。是。何。關。于。金。蘭。詩。

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安。知。後。之。視。今。不。異。吾
今。之。思。古。云。

○○○知己談

談。何。容。易。非。談。之。難。知。已。之。難。惟。知。已。難。則。談。
愈。難。何。也。以。天。下。未。必。皆。知。已。之。人。也。夫。既。不
皆。知。已。矣。談。何。容。易。今。世。稱。知。已。者。大。約。知。已
以。勢。耳。知。已。以。利。耳。以。勢。知。與。之。談。勢。則。合。勢。
去。則。反。以。利。知。與。之。談。利。則。趨。利。盡。則。踈。是。惡。

足語知己。知己者不惟無勢無利。亦且無彼無
已。彼即是已。因彼有已。以已知已。知何須談已。
即是彼。因已有彼。以已談已。談不必知。吾知吾
已。勢來如是。勢去如是。吾知吾談。利至如是。利
盡如是。雖然。吾非敢以世之知己者。皆勢利以
世之談者。未必皆知已也。知己相談。惟孔子之
于七十子。方可稱也。何也。七十子所歆談之物。
惟孔子能之。他人不能也。孔子所能談之物。惟

七十子知之。他人不知也。他人不能。故終七十
子之身。不得舍孔子之談。他人不知。故終孔子
之身。不能加七十子之知。蓋七十子之知。非勢
非利。故孔子之談。有悅無違。斯方稱真正相知。
非若虞仲翔死。以青蠅為吊客。而抱恨于天下。
無一人知己也。噫。談何容易。果遇知己。雖孔門
七十。不為多。仲翔一入。不為少。如其不然。徒資
天下人談柄耳。談何容易。

○○架插萬軸

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惟李永和知得此趣。說得此言。以其杜門。却掃絕迹。下惟棄產。自管手自刪削。若不能刪削。縱擁書萬卷。奚以為然。邢子才架插萬軸。每有錯誤。不即校讐。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其子弟李節。不識問思。誤書何由便得。即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人一浩廣積書籍。自言其稟性劣弱。力不及健。

婦人。惟是專心思書。至夢與鬼羊議。始知古書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如此方無負于萬軸。沈攸之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不然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皆在張華所使張華而不博。物洽聞亦奚貴。架插萬軸也。乃倪若水之藏書。列架不足。疊牀安置。借書者先投束脩。羊孰如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辨衣食較之。投

束脩羊者。孰優劣也。世有如此好主人。天湖子
心不脛而走矣。因錄架插萬軸。諸人以為藏書
者。千萬莫作書奴也。

得讀奇書

世有貧不能享客。而好客。老不能徇世。而好維
世。窮不能買書。而好讀奇書。如此等入。是名何
品。曰。此乃今之古入。入之君子。其家雖貧。其品
甚富。具此富品。好客。離世。無往不冝。無施不可。

獨彼奇書。振天動地。氣奪山川。色結雲霞。故為
宇宙間奇男子。須讀宇宙間奇書。作宇宙間奇
文。然此奇書。何可易得。余嘗屈指五經外。如漆
園蒙叟。談空說有。喝罵聖賢。奇且怪。不可方
物。是名奇人。乃為奇書。汨羅大夫。愛君忠國。何
意為文。真精所結。變幻綜錯。為汨羅語。是一奇
書。若瞽素臣。古且雅。且典。博渾厚。為一種書。如
腐太史。虛且實。且奇。正橫生。又一種書。如柳且

州蘇翰林李觀察卓和尚開人不能開之口。又
開人不敢開之口。天地以來其書有數。余皆饑
當食寒當衣。第不知後之作者。竟屬何人。若果
奇書。余見必咲。大咲不已。繼以呼呵。呼呵不足
繼。以慟哭。慟哭云何。與我意合。意合我者。即名
奇書。此而得讀。福不可量。世界茫茫。安絕此書
吾抱清史。歌呼俟之。

能文章

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宋子相嘗謂朝廷可
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
禱。杞知言哉。乃今世作者。于鱗謂其憚于脩辭。
理勝相掩。忘其鄙倍。取合流俗。見能為左氏司
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于時制。徒散精神。何乃
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嗟夫。彼豈以左
丘明所載。為皆侏儒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
人情乎。天下風靡之士。復從而咤之曰。彼能文

章。此何異塗之群鷲。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
之。累上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汗邪。則
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又何
怪李于鱗痛其疲盡。傳火不疑于日也。則後生
學士。人人自為宗工。家上負為哲匠。字濫不可
區別。有能超乘而上者。是必神品仙骨。人望而
不可及者也。人有戲言塵刹中有三種神仙。一
者貴人。一者美人。一者才人。貴人紆紫施金。前

呵。後。殿。人。望。而。不。可。及。美。人。玉。質。花。容。媽。視。宜
笑。人。望。而。不。可。及。才。人。聰。明。絕。世。高。步。詞。壇。人
望。而。不。可。及。望。而。不。可。及。者。皆。神。仙。也。况。闡。闡
詩。書。之。中。能。超。乘。而。上。則。天。下。之。大。貴。大。美。在
我。矣。經。國。不。朽。之。業。孰。大。於。是。其。福。寧。有。量。哉
○○○行胸臆

世人一落世界自非有大識力者便受世界束縛
縛若生富貴家便受縛富貴生貧賤家便受縛

貧。賤。若。夷。狄。患。難。無。入。不。束。縛。無。時。得。行。其。胸。臆。蓋。世。界。原。是。不。得。行。胸。臆。的。故。小。兒。墮。地。便。叫。號。呱。嗚。可。見。人。生。帶。來。不。得。如。意。不。如。意。而。強。求。如。意。愈。見。束。縛。不。得。解。脫。今。人。處。不。如。意。事。不。亟。料。理。徒。坐。煩。惱。障。中。于。事。無。益。細。而。思。之。世。界。自。寬。人。心。自。隘。古。來。能。自。行。胸。臆。者。夫。豈。乏。人。此。非。世。界。外。又。另。有。一。世。界。也。同。此。世。界。但。彼。能。看。破。耳。看。破。何。由。束。縛。也。看。破。之。

去。蘇。子。瞻。後。來。得。之。故。其。言。曰。水。到。渠。成。若。早。有。看。破。而。并。不。染。指。者。得。一。人。焉。其。陶。元。亮。乎。元。亮。惟。看。得。破。故。愛。做。官。便。做。官。愛。歸。田。便。歸。田。愛。飲。酒。便。飲。酒。愛。作。詩。便。作。詩。不。受。世。界。一。毫。束。縛。真。可。謂。善。行。胸。臆。者。蕭。南。郡。云。人。止。不。得。行。胸。臆。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知。言。哉。奈。何。今。人。徒。取。必。于。在。外。之。功。名。富。貴。以。為。能。行。胸。臆。耶。夫。在。外。之。功。名。富。貴。便。受。世。界。束。縛。彼。束。縛。

者可以語清福否

○ ○ 名山遊

李青蓮一生好入名山遊。嚴君平州有九遊。其八以為恨。高人韻士。逞于此處留情。故司馬子長。少年足跡遍天下。向子平欲以婚嫁畢遊五岳。一壯遊。一晚遊。白樂天每入名山。輒寫景數律。謝東山圍棋。墮墅。嘗以妓隨。一詩遊。一妓遊。王子猷。山陰雪夜之舟。蘇子瞻。乘月懷民之

訪一興遊。一夜遊。宗少文。凡平生所履。皆圖于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歆令衆山皆響。又以卧遊矣。柳子厚。登高山。意有所極。夢亦同趣。則又以神遊矣。羊太傅之子。峴山也。歆其百歲後。魂魄猶應登此。嗟乎。若羊叔子者。則又死遊之矣。余少年頗效子長。今學向子。愧未即逮。然四時登眺。詩酒聲妓之娛。何山不遊。何遊不樂。但未能乞得閑身。探蘭臺石室之藏。委宛丹書之秘。問

燕趙故墟。訪鄒魯遺俗。走塞外。吊古戰場。勒石
燕然。而返。然後五湖烟月。盡落吾手。十洲奇勝。
入我吟橐。庶幾哉。畢吾志。以了此遊。

○○○遇故知

故知者。非朝夕相握手之人。即平屋相往來之
戚。日相握手。日相往來。此時即樂。亦不可見。安
見其不可離也。乃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一
旦離矣。離且久。不得遇矣。勿論其離。群索居孤。

陋寡聞。即此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必遇則喜。不
遇則悲。遇則不悲。即悲亦喜。不遇則不喜。即喜
亦悲。余嘗空山無人。聞跫然足音。而喜。余嘗遠
遊海濱。聞鄉人語。而喜。夫跫然足音。何如此。故
知也。聞鄉人語。又何如遇此。故知也。今且有人
于此。遇古書籍。泗涕交流。慷慨悲歌。此何以故。
豈非以古人心。若事與我心。若事有相同。耶。今
又有人于此。遇塗之人。性情卓越。意氣橫秋。便

思與友此。又何以故。豈非以塗入之性氣。與我之性氣。有助益者耶。况此故知之遇。非遠如載籍所傳。非踈若途中所見。其羨吾慷慨悲歌之情。增吾寂寞無聊之感。有千萬倍于此者。故獨坐無賴。忽然一遇。則悲喜交集。其悲也。乃其所以喜也。其喜也。斯所以為福也。人生知己難逢。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此世俗交。吾所痛惡。○澹味

性愛種竹。雅好良朋。藿藟之家。不能享客。客每過予。止具一味。有牲不肉。有肉不魚。匪曰寬胃。以養財福。東坡留客一爵。一肉。尊客盛饌。乃餉三品。寧損勿增。取可常繼。入或召我。預此告知。主人不從。過茲不食。子猷寄屋。便令種竹。無竹不居。無友不樂。竹窓茶話。安用食肉。肉食則瘦。笋食則肥。我性已然。客宜見亮。倘罪非褻。我則不辭。如不見罪。共此澹味。肉食者鄙。可自迴避。

不揣臨况。逃之竹內。作此淡箴。以告我友。我友
召予亦復如是。不如是者。不名我友。

○○小飲

性既喜澹。雅好清談。正聞客至。忽報花開。倒屣
迎之。向泉對奕。一局未了。家人出醕。止一古碗。
品無蕪味。豈以口腹作此煩費。任意所如。或歌
或咏。有琴在席。有酒在罇。有塵在手。有榻在旁。
彈罷以飲。談罷以寢。神情既滌。夢魂亦清。友或

召予。仍作是觀。或延俗客。勿勞相召。不赴方命。
赴之損趣。與其損趣。毋寧方命。士故有癖。交貴
知心。知心之友。清談茶飯。愈嚼不厭。愈久益親。
畏途交結。譬大筵席。珍錯陸離。終非常食。倉皇
下咽。氣味索然。惟是小飲。勝彼大酌。

○○開新釀

酒者天之美。祿人之歡。伯除憂來樂。無貴賤。無
賢愚。無夷夏。共甘而飲之。余于山中。取薏苡仁。

同綠豆蒸釀。更取白蓮花風乾作麩。名曰蓮酒。以佛吐丹同糯米桂花而釀。名曰桂酒。又用早秣同細辛橘葉砂仁搗和燒酒浸以栢棗。名曰栢酒。是三種酒。每于風晨月夕興到客來便令開之作詩清談。了有饒趣。因憶古之釀品。郢曰富水。烏程曰若下。劔南曰燒春。滎陽曰土窟春。富平曰石凍春。宜城曰九醞。潯陽曰湓水。嶺南曰靈溪。博羅河東曰乾和。蒲萄京城曰西市。睦

蝦。慕陵曰卽官清。河漢曰三勒。法書波斯三勒。曰菴摩勒。曰毗黎勒。曰訶黎勒。朱崖曰椒花扶南。曰石榴。辰溪曰釣藤。赤土國曰甘蔗。又夷釀曰柳花。曰椰子。曰檳榔。曰樹頭。曰停花。河中曰桑落。曰索。卽隋煬帝有酒曰玉璫。此酒本學釀于西湖人。豈得大宛之法。如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乃釀飲諸名。則又有異者。酒母曰醱。渾汁曰醪。三薰曰酎。一

宿成曰醴。旨曰酌。清曰醕。厚曰醹。薄曰醕。白酒
曰醕。曰醜。買曰沽。當肆曰鑪。漉酒曰醜。相飲曰
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酌。使酒曰酌。甚亂曰營。音詠
病酒曰醒。飲而面赤曰酡。不醉而嘔曰異。音共
飲曰釀。獨飲曰醕。賜民同飲曰醕。主人進酒于
客曰酌。客酌主人曰酌。故天垂酒星。地列酒泉。
人著酒德。所自來矣。余安得劉玄石之中山千
日酒。一醉三年。三年一開也。陳暄有言。周伯仁

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
杯。吾不以為多。譬之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
以覆舟。江諮議又謂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
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
飲而不醉。噫。吾安得飲中趣。如江陳者。若而人。
當不惜開。余新釀三種酒。與之大飲。數日。今不
可得矣。余獨無飲乎。則雖貴人。賤人。賢。愚人。夷。
夏。人。皆可與飲。皆宜開新釀。何可以歡伯。乃復

紛○取○擇○為○

○報○花○開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熳○
醅○醕○便○成○惡○境○山○中○無○事○每○于○黃○雞○正○肥○白○酒○
初○熟○時○便○呼○朋○儕○清○談○小○飲○酒○意○半○酣○詩○興○不○
淺○山○童○報○花○開○遂○與○羯○鼓○催○之○益○令○毫○揮○玉○屑○
樽○開○珀○光○乃○知○七○貴○五○侯○不○過○一○番○黃○梁○夢○一○
本○玉○壺○冰○金○谷○華○林○不○過○一○滴○草○頭○露○一○瞬○眼○

前○花○詩○不○云○乎○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殘○花○作○
日○開○履○盈○滿○者○宜○思○之○

○景○中○送○酒

魏○肇○師○曰○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可○謂○知○
言○因○憶○往○年○三○月○三○日○大○雨○淋○漓○蘭○香○滿○階○前○
獨○與○兒○子○煮○茗○花○塢○何○異○元○亮○公○九○日○無○酒○乃○
于○籬○邊○摘○菊○盈○把○也○心○念○安○得○白○衣○送○酒○人○忽○
聞○雨○滴○筵○聲○至○則○獻○庭○家○叔○遣○奚○奴○以○豆○酒○相○

餉。亟呼兒。子熱之而飲。不覺頹然傾倒。詩云何處難忘酒。朱門美少年。春分花蕪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余遇此處。安得不酒多。叔名明倫。精入法。為人雅飭。渾厚。不喜與俗子作伍。亦不以俗事經懷。今年六十矣。時人稱其長者。

○○○對酒當歌

歌言志也。人有意鬱氣結。不得直行其志。欲告

之人。人無可告語。欲訴之天。天漠不聞聲。一旦對酒。不覺慷慨淋漓。悲歌自傷。故以孟德奸雄。猶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既知人生幾何。何不脫任歸山。終身為潔家。一故吏。日與名士飲美酒。賦佳什。不亦滿。上落。上以樂餘年。計不出此。乃今日與吳爭。明日與蜀戰。以無幾何之身。造業作孽。周文王如是乎。赤壁對酒。悲歌自憐。英雄志氣。陡露于此。吁。嗟。悲。兮。人生如薤露。真易

晞矣。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生一去不復歸。又露之不如矣。據孟德當日意。駕三王氣。齊五帝。終不免代司馬家兒。為驅除難。反不如即時一杯酒。清歌一曲也。吁。嗟。悲。兮。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孟德之志。有可憐矣。倘騎虎之勢。不得下者。耶。抑赤火已灰。治世良臣。不得不變為亂世奸雄。雖欲脫任歸山。無人可托。此其志亦良苦。對酒當歌。其意鬱氣結。不得告人。不能訴天矣。至今

赤壁之上。徒令人悲英雄之已往。慨人生之無多。而慷慨淋漓之志。有遙想足哀者。吁。嗟。悲。兮。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桓子野之所以每聞清歌。輒喚奈何奈何。誰能解此。

○○婢僕拙

王川先生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真得古人意。古人所任者皆醜。上之人所行者皆悶。上之政。故司馬公家僕婢。惟取其樸直謹

愿勤于任事。至出言不雅。禮度未閑。固不計也。自人家子弟。不知温飽所由来。不求自己德業。出衆而求僕之黠慧。婢之嬌俊。動曰却家奴。鄭家婢。噫。却奴何如。方回鄭婢。敢望康君。獨不曰巧者拙之奴乎。蓋僕婢巧則生事。生事則主人當之。亦何貴費財以蓄此生事之輩。然拙者亦自可愛。拙則可與同甘苦。可與共安樂。吾當愛之。若子若女。何可賤之。為奴為婢。乃有一僅無。

智主人。日為僕婢作奴。可笑也。余家僕婢。布衣短褐。以給薪水而已。吾安知吾之客。有蘇子者。好個僕。而不為吾教壞也。

○○○得佳夢

或謂夢為因為想。余謂夢非因非想。人生俱在大夢中。誰為先覺。且覺即是夢。亡即是覺。故至人無夢。非無夢也。無可認之。以為夢也。無可認之。以為夢。又安得于夢中認之。以為佳。聞之夢。

南柯者一樹功名富貴。即覺中之功名富貴。聞之夢黃梁者一炊終身究竟。即覺中之終身究竟。聞之夢蝴蝶者一物自喻適志。即覺中之自喻適志。吾安知覺者之非夢。夢者之非覺。又安知夢者之為佳。覺者之為佳。噫。覺既是夢。夢既是覺。則佳而不佳也。奚辨。不佳而佳也。又奚辨。惟至人其心如鏡。照見此身為夢中身。照見世境為夢中境。照見世事為夢中事。故牧羊者得

佳夢為國君。夫為國君是夢。則牧羊非夢。耶。夜夢國君為快活。三萬六千場。則日間牧羊不更快活。三萬六千場耶。然則夢非假也。而覺非真也。從古至今。覺在世者幾人。不久皆入長夜大夢中。是覺者短。而夢者長也。即余真假長短之說。亦夢也。余方且夢中說夢。又何能執此為佳。不佳也。佳亦夢。不佳亦夢。夢固夢。覺亦夢。世有能知無佳。無不佳。無覺亦無夢者。此之謂至人。

此之謂清福。又奚必紛上于為。因為想之辨。

○暑雨後涼颼

氣候有凍暑時。人心則無暑無凍。若有暑凍皆
念想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燃。即是火坑。貪愛
沉溺。便為苦海。機息。即有月到。風來。不必苦海
人世。心遠。自無車塵馬跡。何須痼疾丘山。韓持
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尺。盛夏猶以為不可屈。
常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

其故。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

之後。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

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

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奚必暑後雨。上後涼

颼也。蓋胸中無他念。便是涼的本體。本體一得。

無暑非涼。無涼非颼。奚待雨哉。惟人不得其本

體。即于涼中。念生。暑見。種上念想。如何解脫。譬

之。優人傳粉調珠。效妍醜于毫端。俄而歌殘。場

罷妍醜何存。譬之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于着
子。俄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人。常念此則時。上
暑雨時。上涼颼。不必郊居。何怕涼堂。

○曝背觀古帖

冬月曉起。推窓風簷盡白。霜華厭浥。侵入奚奴
吹茶竈。藝火爐既乃。東角陽熹。移榻就日披覽。
魏晉榻本。淳化閣帖。後先駢集。燦若卿雲。整如
魚鱗。大抵天下法書。其點撇屈曲。力送一身。丰

骨駿動心手相應。故其運筆之妙。或曖曖斐亶。
極有好勢。或風流綽約。獨步當時。或作戈如弩。
點如墮石。或作牽如藤。縱如驚蛇。或如危峯阻
日。孤松一枝。或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或如大
娘舞劍。低昂廻翔。乃知古人書法。皆精神命脉。
所寓。以故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豈欺我哉。維是時和氣煦。神怡務閑。披閱之餘。
令人胸中飛灑。筆下神奇。故曝背觀帖。為人世。

一奇趣。

○ ○ 暮雪圍爐

雪菴之前。導踞而璽。璽者數石。呼為貞友。奉曲而穿石者數梅。呼為清友。得此二友。時常與談。可使點頭。可發暗香。為之快賞。未幾冬隆。六花繽紛。沒事圍爐。呼我二友。不覺貞友頭白。清友魂消。二友如此。我將奈何。然三日不談。吾本間強。亟呼鼎兒。鴈兒。携尊玩咏。高談玄諦。玉屑霏

霏。真如雪消春水。固不亞紅爐點雪也。忽而花飛。爐中香滿。雪上。頽二兒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二兒頗有所悟。是日酒興淋漓。如登瓊島。因憶撒鹽空中。柳絮風起。彼時景致。千載如睹。

○ ○ 獲未見物

楚昭王與吳戰。亡其躋履。行越舍。還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遊少原之

野見婦人止簪哭甚哀孔子曰何悲也曰吾非
悲亡簪不忍亡故也夫簪與履其小者也江漢
之君越舍以取少原之婦懷故而哀則其忠風
厚誼足以動人千載之下奈何人心不古徒以
目所未見之物得獲為慶而懷履哭簪此道今
人棄如土矣不知目所未見之物則天下奇物
也獲一奇物即獲一奇禍而不見東吳之子以
書畫殺其父乎則象箸奇商祚亡鶴翥奇衛懿
誅禍起目睫往事昭昭如以獲此為福是余之
所謂獲一奇禍者也焉得智

○○○薄醉

世事翻如覆如吾人不可太自認真只好隨緣
飲酒以樂餘年即此飲酒亦不可認真認真則
太醉太醉則神魂昏亂在書為沈湎在詩為童
殺在禮為泰豕在史為狂藥何如但取半酣與

風月為侶。歷觀古之醉者。若東方生。海鷗。武皇。小遺便殿。蔡中郎橫卧道上。名曰醉龍。畢吏部盜飲被縛。劉伯伶動則挈榼提壺。而以二豪為螺羸。狂于醉者也。若吳衍之因酒失。瘖滌忍斷杯中物。祖台州之通人達士。累于此物。衛元規醉失。歆沒此囚。酒星于天獄。焚醉日于秦坑。猶于醉者也。若荆卿游于酒人。易水一歌。悲風蕭蕭。聲莽天地。漸離酒酣。擊筑旁若無人。酈生以

高陽酒徒。而談笑下齊。猛于雄兵百萬。勇于醉者也。若徐景山時。漫中聖人。畢茂世拍浮酒池。中孔思遠二十九日醉。劉公榮非類共飲。貪于醉者也。若顏延之醉甚可畏。使何尚之望見。便佯卧。高季式車輪刮頸。馬武面折同列。無所避思。胡綜椎引杯觴。搏擊左右。嗔于醉者也。若饒德操之登屋痛哭。達旦乃下。艾子四臟可活。唐有三藏檀長卿醉作沐猴舞。與狗鬪為樂。痴于

醉者也。若夫阮仲容跨馬傾歌。觀者謂乘船行
波浪中。李青蓮騎鯨上天。而呼吸通于帝座。嵇
中散醉倒倪傲。如玉山之將傾。石學士沉冥目
品。為鶴飲了。飲鼈飲囚。飲鬼飲。得醉之態。若老
羗姚世芳。一廐園醉後善說王者興亡事。曹山
晉化。一水田和尚。而或以顛酒說法。或醉後喜
作驢鳴。得醉之情。若使酒罵坐。腐脅酣身。鋪其
糟而啜其醜者。得醉之皮。若青山可埋。則鍾可

青。步兵厨熟。則礪硯可澆。天命苟如此。則頭上
之中。可漉。若是者。得醉之骨。噫。劉忘埋。未忘鋪
畢。忘盜。未忘甕。是皆未若薄醉者之可以自適。
其適也。狂醉乎。佯醉乎。勇醉乎。貪嗔痴醉乎。其
得醉態耶。得醉情耶。得醉之皮與骨耶。孰為真
孰為假。任世事之翻。亡覆。亡忘物我之真。亡假
假。蓋太醉近昏。太醒近散。非醉非醒。非真非假。
浩。亡乎蕩。亡乎華胥無國。混沌無譚。真假半真。

不真假不假亦半。故但取半酣。無真無假。自是一壺。天地何愧高陽酒徒。

○○清睡

世人皆于醒時作濁事。安得睡時有清身。若欲睡時得清身。須于醒時有清意。此睡訣也。余逢暑日。拋書畫。寢睡起。莞然一笑。西窓沒日。無多不知醒之清。睡之清。但覺入于醒中。有睡意。余于睡中有醒情耳。豈如蔡季通睡訣。先睡心。後

睡眠。睡側而屈。覺直而伸者耶。李愚告人。子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令得謝事。居菴中。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不許忙者。注藉供職。此若真得睡趣者也。雖然。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則當如周之為蝴蝶。乃可彼醒者。方且作牛作馬。奔逐。何能睡時化蝴。化蝶。栩栩。遽遽。若其有化。是必為糞蛆。士君子。以麟鳳之身。而至于睡。以糞蛆。

化也。可不大哀。

○○○遠歸

遠歸何以為福。曰知止難也。知止則不殆。張季鷹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其歸也。豈真為菰羹鱸膾。陶元亮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元亮曰。吾不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即解印歸。其

歸也。又豈怕帶束者哉。惟知止故遠歸。惟遠歸故為福。此非有大智者不能也。偶看張循王老奉事而竊笑世之貧位至老不知歸者。循王遊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

百萬。六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若卒
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
餘人。廣收綾錦奇玩。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
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率徒百人。樂飲
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
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
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
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錦綾奇玩。

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
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
綾錦等物。是以獲利如此。問能再往乎。對曰。此
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乎。若
退卒者。真能知止者也。是大英雄。是大豪傑。能
做得如此事。更有何事可做乎。然其最不可及。
我所大服者。在其不肯再往。若是今人。一往有
利。決不肯收。不盡喪其五十萬。不止者。何意一

老。卒。大。才。如。是。而。且。有。大。智。如。是。也。且。曰。此。戲。也。再。往。則。敗。今。世。名。利。客。惟。把。做。一。件。真。實。事。去。做。故。逞。上。至。敗。不。悔。夫。天。下。事。何。者。不。是。戲。老。卒。把。此。等。事。做。當。戲。看。是。以。得。利。而。歸。得。享。退。老。之。福。彼。張。季。鷹。陶。元。亮。輩。蓋。得。此。意。者。也。吾。故。曰。此。非。大。才。不。辦。非。大。智。不。決。彼。不。知。歸。者。有。愧。老。卒。多。矣。如。以。從。遠。方。來。為。歸。福。豈。在。是。

○病起
○病起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第。人。知。病。之。若。而。不。知。病。之。樂。病。何。以。樂。病。深。理。方。悟。所。以。樂。也。今。年。病。矣。病。且。不。起。矣。牀。蓐。百。日。呻。吟。蕪。屋。數。旬。之。食。不。當。廉。將。軍。一。餐。烟。上。外。傲。骨。一。具。危。乎。危。乎。庶。其。有。瘳。乎。有。友。從。東。師。來。者。得。清。供。諸。目。一。紙。余。癯。然。起。曰。此。愈。我。病。乃。取。諸。目。刪。而。廣。之。復。借。諸。目。以。寄。余。病。中。語。非。敢。曰。此。大。藥。王。可。

以醫世。聊以自醫而已。昔萬曆甲寅五月六日也。起自是日。成于仲秋。苦得語若干。為日既少。兼以病腕。故不工。噫。病起成福矣。復于病中作此病語。吾安知吾之所為福。非人之所為崇耶。則又安知吾之所謂樂。非人之所為苦耶。第病百日而成此書。此書成而病起。未知其福與否。乃病則實起我矣。甲寅中秋日。書于雪庵之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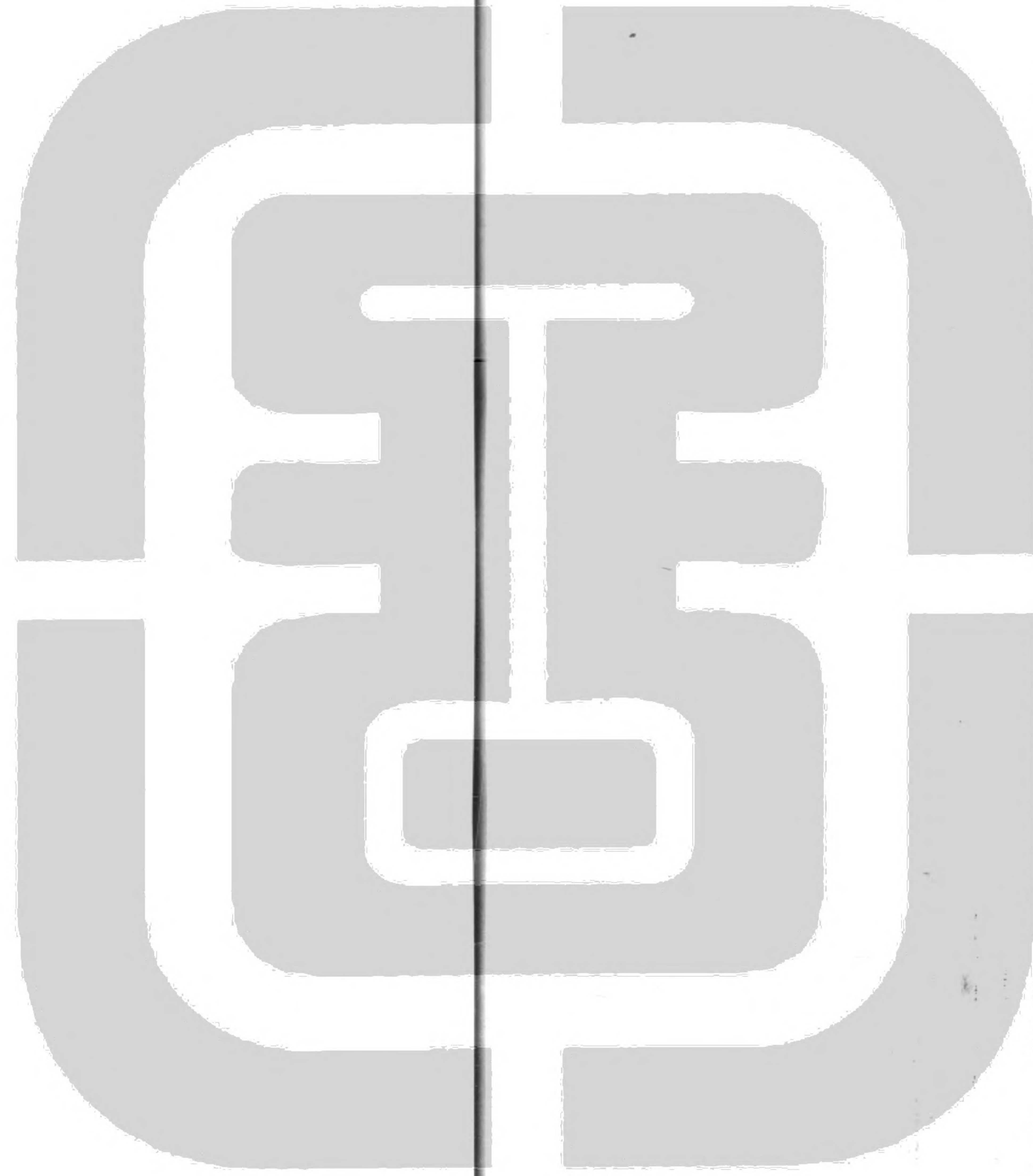
雪菴清史五卷終

清史跋

逢余弁公鯨君。交知天湖子。景公鯨語余曰。家大人傲骨。式具不呂俗。念營裒時。唯携酒。聽聽囊詩策蹇而已。余每聽其言。蕭條高寄。式被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乃今得其病中清史。讀之。冷二。膝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真實來。虛吾和。茲

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蒼龜天湖子蓋真儒
哉不佞方慨竝夕滌學孰知此中得真儒
因書此以遺公鯨瘦可簡清史後

吉昝卍拙劉起漢琴手撰



22

